

<<杨朔散文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杨朔散文选>>

13位ISBN编号：9787020076697

10位ISBN编号：7020076696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人民音乐出版社

作者：杨朔

页数：26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杨朔散文选>>

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

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

“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

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

“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杨朔散文选>>

内容概要

本书是杨朔的新编散文精选集，收选作者自1926年创作以来代表性散文51篇，按不同时期分为四辑，包括《荔枝蜜》《雪浪花》《香山红叶》等名篇。作者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优长，于托物寄情、物我交融之中达到诗的境界，结构精巧，语言清新凝练，时代气息浓郁。本书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杨朔散文》编辑。

<<杨朔散文选>>

作者简介

杨朔（1910～1968），山东蓬莱人。
当代著名作家。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以及《杨朔短篇小说选》《杨朔散文选》《杨朔文集》等。

<<杨朔散文选>>

书籍目录

木棉花潼关之夜昨日的临汾征尘铁骑兵鸭绿江南北平常的人上尉同志春在朝鲜用生命建设祖国的人们
中国人民的心英雄时代万古青春前进。
钢铁的大军戈壁滩上的春天西北旅途散记京城漫记滇池边上的报春花永定河纪行香山红叶海天苍苍百
花山黄河之水天上来《铁流》的故事蓬莱仙境海市泰山极顶万丈高楼平地起龙马赞荔枝蜜茶花赋秋风
萧瑟渔笛雪浪花画山绣水海罗杉西江月黄海日出处埃及灯金字塔夜月印度情思蚁山宝石鹤首樱花雨野
茫茫菠萝园晚潮急生命泉巴厘的火焰赤道雪

<<杨朔散文选>>

章节摘录

木棉花 一到南国，情调便显然不同了。
北方才是暮春，你在这儿却可以听见蝉、蛙，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夏虫在得意地吟鸣。
夜间，草丛和树梢流动着的萤火更给你带来不少夏天的消息。
然而这才不过是三月底。

白天，整个大地便成为可怕的蒸笼。
轻细的縠纱已经披上士女高贵的躯体，而苦力们赤着脊梁，光着脚板，在推，在拉，在掬，闷热的汗臭常从他们周身的粗糙的毛孔散发出来，这使过路的士女们蹙紧眉，急急用洒满法兰西香水的手绢捂着她们的鼻子，要不然，她们准会晕过去！

警察依旧穿着春季厚重的制服，站在路心指挥着来来往来的脚踏车，车仔，汽车……他们显得很呆滞，机械地挥动着手臂，而当大气中传来尖锐的汽笛时，他们仍然是机械地在岗棚上挂起一面红旗，看不出一点冲动的表情。

红旗的颜色虽然含着流血的意义，但它低垂着头，永远被人很冷淡地待遇着。
街头流着人潮；茶馆里叫嚣着食客；大旅馆的西餐间开着风扇，富老们惬意地吃着雪糕，他们对于警报比一般人更要淡漠十倍，因为像这样大建筑的屋顶上都有避弹网，他们的生命是绝对安全的。

不过今天的轰炸却是特别厉害。
镇定的市民也不能不暂时停止他们正在进行的动作，侧起耳朵听一听。
飞机的羽翼粗狂地搏击着沉郁的大气，高射炮的声音是急剧而响亮，这同低哑而窒闷的炸弹画成截然不同的音符。

广州市民对于空袭所以那样不在意，当然是从经验中生出的宽大的胆量，而同时，每天空袭的次数如此频繁，如果警报一来，市民便藏躲起来，那么全市的脉搏都要整天地停息不动。

其实，炸弹的破坏力也真是太渺小了！
空袭刚过，我便爬上越秀山的中山纪念塔，纵眺着烟瘴漠漠的整个广州市，越秀山旁被炸的几处地方，简直是汪洋大海里的几点泡沫，多么细小而可怜呵！

但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
广九路被炸了，我的当天去香港的计划因而受到阻挠，这使我烦躁。
旅馆的客厅很凉爽，电灯投下浅蓝而柔和的光线，一个宁静的黄昏。

坐在我对面的那位旅客十分健谈。
他是浙江人，对于这边的情形却很熟悉。
他的嗓音高朗而圆润，语气也有动人的顿挫。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话：战争可以消灭所有内部的腐化分子。
我能够给您指出眼前最有力的反证——请看粤汉铁路！”

他伸出右手的食指，在他的面门前一点，加强自己谈话的语气。
我明白他是误会了我的话。
我不过是说这次民族自卫战争很像一块试金石，一个人品格的高低可以立刻辨析清楚；又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可以加速割除溃烂的疽疮。

然而假使医生刚才操起刀子，还不曾施行完毕割治的手术，你就希望全身的疽疮一齐即时痊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实。

可是他的话已经擒住我的注意力，我焦急地要听听他所举的反证，因而不愿意打断他的话头。
“现在说起来，粤汉铁路的国防性简直太大了！”

他似乎是在作文章，每个字都极费斟酌。
“它可以比做一个人的喉管，有了它，这个人才能呼吸，四肢才能活泼有力，才能还击敌人的打击！”
不过粤汉路并不是一条健全通畅的呼吸管，反而是在可怕的腐烂着——我这儿所说的腐烂是指的营私舞弊！

“舞弊的方法很多，现在我们只谈‘卖车皮’。
粤汉路于今正忙着军运，商家的货品堆积得像山，很不容易弄到车皮装运。”

<<杨朔散文选>>

其实车皮不是没有，只是少罢了。

于是商家为了抢先装运自己的货物便不惜对车站负责人行使贿赂。

车站方面一瞧这是笔好买卖，所以每辆车皮都被看成奇货，哪家商店出的贿赂多就先给哪家运货。

久而久之，‘卖车皮’成了车站人员公开的‘外快’，如果商店不花运动费，他的货物便一辈子也运不走！

” “谁得这些运动费呢？”

” “当然是车站职员大家分啦。

通同作弊，谁也不告发谁！

” 他把两手一张，愤愤地加添说：“你看，前线打得多急，后方还是乌烟瘴气！

战争对于没有人心的坏家伙似乎一点不起什么作用！

” 我并不怀疑他的话，但我不同意他的悲观的结论。

“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

” 我的信念是像南国盛开着的木棉花一样的鲜明，美丽。

我掏出口袋里珍藏着的一朵，这是我今天在越秀山上拾来的。

它红得像是一团火。

第二天，广九路通车了。

傍晚才开驶，白天恐怕遭受空袭。

旅客多得可以叠成山，堆成垛，如果车厢不坚固，一定会被挤得粉碎。

他们大部分是难民，高等难民！

他们有钱，要命，逃避现实，逃避战争，然而在内地再没有一寸平静的土地了，哪儿是天堂？

香港，这个美丽的海岛，暂时还是平静的，因此便成为富人的桃花源了。

那儿有香，有色，有幸福，有享乐，而招引他们的最大的饼饵却是大英帝国的旗子，那面有着中国舞台上的花脸一样斑斓纹理的旗帜！

旅客们剥着蜜柑，吃着牛肉干，互相兴奋地谈笑着。

西装男子翻开英文报纸，眼睛却望着一些穿长衫的客人，似乎在说：“英文都不懂，你们配到香港么？”

” 一个讨厌的消息忽然传开来。

车厢里，千百只嘴金头苍蝇似的嗡嗡着：“怎么，还要换车么？”

” “在哪儿？”

” “石滩！”

” 火车开到石滩，已经是黑夜了。

这里有一座桥昨天炸坏，还不曾修理完好。

广州和九龙对开的火车必须停在桥的两端，等两方面的旅客互相换完车后，火车便各自驶回原站。

这是一段长长的路，旅客须得提着行囊，走过破损的桥梁，才能跳上对岸那辆火车。

夜很黑，虽然铁道两旁树木上每隔一段距离便挂一盏灯，这并不能给予乘客多大的帮助。

我提着一只小皮箱，挤在人群里，脚下的碎石块时时会把我绊一个踉跄。

人们争着向前抢，胸脯，脊背，大腿，胳膊，挤做一堆，搅成一团，反而半步也迈不动。

“下边走，下边走……” 我随着一部分乘客冲下高起的路基，沿着一带水边向前奔走。路是又黑又泞，随时都有跌进水塘的可能。

“上边走，上边走……” 怎么回事呀？

原来已经来到木桥，于是大家又争着往上爬。

爬呀，爬呀，脚下一滑，连人带行李滚下来，后边的旅客也被打倒。

路基全是石块砌成，石缝生着青草，浓重的夜露把草叶都濡湿了。

草露滑得像油，我摔了两三跤，等到第二次爬上路基，大队的旅客已经不见了。

落后的人们慌慌张张向前奔跑，害怕耽误火车。

跑过木桥，追上大队，我的衬衫早被汗水湿透。

忽而，这又是怎样的一次冲锋呵！

<<杨朔散文选>>

一团一团黑压压的东西塞满每个车门，没有头，没有脑。

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尖叫，随着黑色的怪物一起翻滚。

只一跳，我仿佛跌进急转的漩涡，全身失去自主的能力，任凭人潮的振动而忽东忽西。

可是我抓住铁栏了，蹬上梯级了，攀上火车了，终于挤进散布着汗臭的车厢。

我的眼前是一片模糊，揉揉眼，汗水已经渗入我的睫毛。

人们从过度的紧张跌入疲倦。

大家坐着，站着，肉贴着肉，谁都不说一句话。

而脚下，车轮飞快地碾动着，驶过石龙……平湖……粉岭，奔向最终的目的地——九龙。

“进入英国管地了！”

“谁在快意地舒一口气。

许多张脸立时转向车窗。

窗外是漆黑的原野，漆黑的天空，夜风吹送着潮湿的青草气息飘进车厢，这里暂时还是“自由”的天地。

抛在他们身后的是残酷的战争，丑恶的现实！

一九三八年 潼关之夜 经过整天劳顿的旅程，这是我第一次吃饭。

一碗汤面，夹杂着泥沙的汤里加进多量的酱油，我的因饥饿而烧热的肠胃舒畅地膨胀起来。

虽然小粒的沙石时时震动我的牙齿，我不曾埋怨堂倌一句。

“有炒饭么？”

来一碗鸡蛋炒饭。

”第二个客人跨进来，身边带着一阵凉风，桌上煤油灯的火焰跳跃了两三下。

他的脚步又轻又快，走向小饭馆里独一无二的食桌前，坐在我的对面。

短时间，我们的目光交织成一条直线。

他的年轻而健康的脸膛曾经给我留下一点新鲜的记忆。

就是今天下午，他身上穿的也是这件军用的黄色棉大衣，头上也是这顶垂着两只耳朵的灰色军帽，不过背后还背着一个大包裹，对于他的矮小的身材似乎过分沉重。

他坐在黄河渡船的舷板上，前后左右挤满人群。

旅客们十分嘈杂，但这不能够淹没一个婴儿的啼哭声。

婴儿的母亲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站在人堆里，不停地用手拍着小孩，虽然明知道这不能止住孩子的哭声。

“给他点奶吃就好了”，有人这样说着。

泪水沿着妇人瘦削的脸颊流下，滴到小孩的红棉袄上。

她仿佛对自己申诉说：“哪有奶？”

大人都没有吃的！

”他——年轻的军人——站起来，把座位让给抱婴儿的妇人，又从衣袋里摸出一块干硬的馒头交给她，用类似女人的柔声说：“孩子是饿了。

嚼点馒头给他吃吧。

”现在，当他同堂倌说话时，声音仍然带着女性的气味，这和他的矫健的举动似乎不大调配。

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但彼此全把脸埋在食器上，保持着静默。

刚刚吃完面，隔壁客店送我来吃饭的茶房过来招呼我说：“警察来查店了。

请您回去看看。

”巡警盘问得很详细。

他们从我的行李中检出一本《中国分省新图》和一些零碎的通讯稿，于是抱着绝大的怀疑，追问我许多问题。

最后，我拿出八路军的护照，他们才认为满意。

退去时，一个警察摇摆着头说：“对不起，越是你们知识分子汉奸越多！”

”像是黄蜂的毒刺，这几句话刺痛我的心。

不到一刻钟光景，我听见警察从对面房间走出来，皮鞋后跟撞击在穿堂的砖地上所发的声响，渐渐地

<<杨朔散文选>>

消失下去。

谁在敲我的门？

“请进。

” 板门轻快地推开，那位青年军人站在我的眼前。

一种熟习的柔软的话语滚动在我耳边：“请别见怪，同志也是从八路军前方来的么？

——我住在对面房间里，警察问你的话，我全听见了。

” 原来我们是同时离开前线，同时坐上同蒲路的窄轨火车，同时渡过黄河，现在更住到同一个客店里，我们热烈地握着手，五分钟以后，便成了很熟的朋友。

“杨同志……” “黄同志……” 我们毫无拘束地哗笑着。

我提议到路上散散步，他高声叫道：

<<杨朔散文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